

深阅读

作家林雪儿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2期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守护》。作品用细腻的文字,勾勒出一幅戍边军人的群像,是一篇兼具现实温度与文学价值的军旅佳作。

查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但现实中的查果拉哨所,位于海拔5318米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贫瘠荒凉。林雪儿笔下“守护”的故事就在这里展开。

在小说中,白小寒、许辉等学生兵怀揣理想奔赴边疆,结识了老董、吴大俊等老兵。他们一同在查果拉哨所,以血肉之躯守护边疆,不断淬炼自身意志,最终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成长。

如何增强作品的“贴近性”,为读者展现戍边军人的真实状态,是作者首先着力解决的问题。

对许多人来说,边防哨所是一个相对陌生而遥远的存在,对戍边生活的想象也往往止步于“条件艰苦”等抽象概念。于是,作者从环境描写入手,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代入感。

比如,从“阳光依然很晃眼,光秃秃的山在透明度很高的空气中,仿佛近在眼前”,到“悬崖那边填满了云,堡洪里雪山淹没在一片茫茫之中”,小说通过描写气候的剧烈变化,直观呈现出自然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戍边军人坚守岗位是多么不易。在

鲜花为谁盛开

■程宇达

对环境的刻画中,作者没有局限于视觉上的直接描写,而是调动了触觉、嗅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将查果拉的苦寒具象化为读者可感可知的亲身体验。

行文至此,读者心中可能产生疑问: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查果拉,为什么能被唤作“鲜花盛开的地方”?作者用一组鲜活的戍边军人群像回答了这个问题。

小说中的军人们,将个人的青春热血融入守护祖国边疆的伟大事业中,用生命践行“查果拉精神”。这种精神超越了个体生命,成为支撑他们在生命禁区顽强坚守的精神之光。这种光芒能穿透高原的苍茫与孤寂,在雪山之巅熠熠生辉。

在物质条件的残酷性与精神世界的超越性之间,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叙事张力。于是,作品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也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查果拉的“鲜花”,就盛开在界碑旁、巡逻路上,盛开在雪山星空下守护边疆的铿锵誓言中。

“人文性”是小说的另一大亮点。作品既真实呈现戍边官兵的军旅生活,也深入刻画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军人的职责,作者笔下的人物经历了复杂的个人情感和集体信念的转变。这种立足现实的创作视角,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当代军人形象,为作品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例如,对于老兵老董,小说多次对其进行外貌描写,“那张糙得像皮革的脸”,那双“满是裂纹的手”,这些细节共同塑造出一个“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

缺精神”的老兵形象。

戍边任务艰巨繁重,老董却多次主动请缨。一句“因为你们在,因为查果拉在”,道出了这位老兵坚守的缘由——是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对边防的赤诚担当。

然而这个铁骨铮铮的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愿望却是“等我下了哨所休假,我要带着你们嫂子去看看海”。正是这样真实的生命细节,让我们得以窥见军装之下,一个普通人对烟火日常的渴望,也因此对军人“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有了更直观的感知。这种对人性褶皱的深度挖掘,使英雄形象摆脱了扁平,回归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真实。

又如,小说对白小寒这一角色的塑造,着重于对其成长历程的刻画。从初入查果拉时满怀理想主义,到经历挫折后的自我怀疑,再到最终信念的坚定,白小寒的心理变化贯穿了整部小说情节发展。

在查果拉艰苦的生活中,白小寒遭遇了挫折,内心积压了诸多复杂情绪。他总是独自前往二号高地,将满腔心事寄托于这片宁静的天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及自己在集体中的角色和价值。他一度迷茫,但在战友的感染和军医刘樱的开导下走出困惑,最后成为真正的守护者。

此外,小说对白小寒的童年经历也作了铺垫,让他的痛苦与挣扎有了逻辑上的支点,也让这个人物愈加丰满立



视觉
阅读

雪域风景

李江摄

书苑随笔

明朝谢肇淛曾经说过,不少好书之人有三病。第一病是“浮躁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第二病是“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第三病是“博学多识,吃吃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这3种病症,其实都指向了读书过程中可能陷入的误区。

“第一病”反映出一些人只是把书籍当作装饰品,放在书架上以示高雅,忽视了书籍本身的内涵和价值。“第二病”则表现出一些人费尽心力地收集各种书籍,却不去深入讨论和思考书中的观点和思想。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博学,但实际上却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洞察。“第三病”则是指那些虽然博学多识,但缺乏自我运用和创新能力的人。他们可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但缺乏真正的领悟力,难以将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对于广大官兵而言,同样需警惕这些读书之病,真正将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读有所获 行有所成

■洪伟 张风波

读书贵在有收获,而选择至关重要。若想将书读出实效、有所收获,需时常为自己制订一份“读书清单”。尤其在信息纷繁复杂的互联网时代,挑选合适的书目进行阅读显得尤为关键。当思想陷入迷茫时,多品读哲学类书籍,以认清事物发展规律,明确前进的方向;面对困境时,多阅读励志类书籍,以增强勇气,敢于直面挑战;在工作疲惫之际,则可多翻阅名人传记,从而激发奋进力量,助力自己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阅读的目的更多是应用。根据时势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书籍,这样的读书,胜似花香,甜过蜜糖。

读书要有收获,需要正确的方法。方法得当,则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则徒

劳无功。读书应持之以恒,务必认真读完,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排除外界干扰,静心凝神。读书还应勤于思考。孔子曾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无论阅读何种书籍,都应带着问题去读,并在阅读过程中探寻答案。例如,研读《孙子兵法》时,每读一篇都应思考古人的兵法对现代战争的启示,以及我们应从中汲取的智慧。

此外,读书要善于总结。面对浩瀚书海,唯有善于总结,方能悟透书中要义,掌握书中精髓。努力发现书中的规律,总结其方法,才可能真正为己所用。

读书要有收获,实践至关重要。为学的实质,本在于践行,知行合一是读

书者的至高境界。西汉的文学家扬雄曾提出,“读而能行者,为之上”。教育家徐特立也曾言,“用与学的分离,是工作和学习双方的失败”。很多读书人之所以倡导“学以致用”,正是因为他们强调读书绝不能陷入“读死书、死读书”的误区,而应当在现实生活中充分运用所学,以提升实践水平。

军人因其职业的特殊性,所读之书可能更多服务于练兵备战、制胜打赢。我们阅读军事理论专业书籍时,要结合历史背景理解其由来,关联政治、科技等领域把握体系,同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常工作,融入练兵备战之中。特别是年轻官兵,正处于学习力和领悟力较强的年龄阶段,应立足本职岗位,多读有益于岗位需求的书,将所学运用于实际。

培养官兵的阅读兴趣,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提倡官兵多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就是为适应未来战场、打赢未来战争打基础。许多官兵在阅读过程中掌握了相应技巧,能够将阅读的收获有效应用于工作实际,助力练兵备战。这不仅体现了知识的力量,更是官兵用心读书、躬身实践的具体表现。

作为小说的母题,“守护”不仅涵盖戍边将士对祖国领土与祖国人民的英勇守护,还包含军医对战士生命的守护、老兵对新兵“传帮带”的守护、军属对家庭的守护等多重含义。高原之上,每个具体生命因“守护”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大爱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构建起小说内涵丰富的意义体系,让作品得以触动人心。

《守护》用颇具感染力的文字,让读者看到在风雪肆虐的冰峰雪岭之中,有这样一群人无私奉献着青春年华,用挺拔的身躯和不朽的信念守卫祖国边疆,将个人理想与责任使命融合,种下永不凋零的精神之花。

鲜花为他们盛开!

现象识器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一翼,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优秀作品,不仅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亦形成了相应的审美范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一般而言,它们比较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注重描写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回溯了革命历史,亦在这种回溯中弘扬了民族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许多探索,显现出新的面貌。以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长篇小说为例,他们在艺术表现层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提升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

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青年学生汪可逾在抗战期间奔赴延安途中滞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至挺进大别山期间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情节,充满诗意地描写了她的命运际遇,表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其中的宋代古琴如同传统戏曲的道具一般贯穿整部作品,具有极为明显的隐喻意义。小说基本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但时时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这种虚与实的统一又恰似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于无中写有,在处处见无,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部难得之作。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被视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在这部小说中强化了“叙事”的复杂性、神秘性,设计了一个在“未知”中求“有知”的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身上闪烁着革命者坚韧、执守、奉献与智慧的品格,洋溢着沉入人内心深处的理想情怀与奋斗精神。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思想、审美、创造诸多方面的巨大潜力与可能性。其表现手法的新变化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使这些作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品质。

这种新变化,也体现在某些区域性的创作现象之中。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山西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新的气象。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协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特别出版了“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收录了张卫平的《红色银行》、郭天印的《铁血围城》与蒋殊的《红星杨》三部长篇小说。

张卫平的《红色银行》,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于吕梁山区兴县创办西北农民银行的革命历史。尽管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但表现抗战期间党领导的金融工作的作品却甚少。之后,张卫平又创作了另一部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作者的描写更多地侧重于普通民众,力图揭示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演变与升华,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个人的成长与奉献。他们是历史洪流中的芸芸众生,更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时代英雄。

郭天印的《铁血围城》,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一带发生的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其突出之处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小说的方式进行重构,强调了叙述的传奇色彩,挖掘了人物的精神内涵。蒋殊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如《重回1937》《重回1949》等。她的作品主要集中于表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普通战士平凡人生中的高贵品格。

《红星杨》的创作灵感来自八路军总部王家峪由朱德总司令亲手种植的树芯中有红色五角星的杨树。人们认为这种杨树有着神奇的含义。由此,作家虚构了杨家将后人杨留贝等一群孩子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由懵懂无知到逐渐成长,成为革命战士的故事。其

在精神与情感世界深度开掘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化

■杜学文

特别之处在于以红星杨的意象展现出战争年代各式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由“红星杨”喻示的不畏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使小说有了一种诗化的意味。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另一种特质是更注重个人情感与生命价值的表达。以往的同类作品在题材选取方面基本有两个维度。一是对真实发生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写。这种描写力求体现出“史”的真实性,强调“群体性”与“客观性”。另一类则是虚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这类作品尽管有较大的表现空间,但仍然比较重视“群体性”与“客观性”的呈现。

在这个维度上,近年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不论真实还是虚构的历史事件,都更加注重表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物的精神情感世界。以余艳的报告文学《板仓绝唱》《杨开慧》为例,作品虽然也描写了当时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群体性”,但更为强调的是作为个人——恋人、爱人、母亲与战士的杨开慧,更注重对人物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描写。因而,作者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具有坚定信念与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觉醒年代》虽然是作者龙平平在同名电视剧的基础上创作的,但由于电视剧本身即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表达,使其人物的精神情感内涵更为强烈,作为“革命者”的个人色彩更为典型。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的形象尤为感人。这种新变化也强化了小说所要表现的“觉醒”寓意——不是某个先行者的觉醒,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一个时代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化,也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文学的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代的新收获、新拓展,使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长征

第6525期